

資治通鑑校補

夏中書



(一)



山西出版集團
三晉出版社



資治通鑑校補

馬年署



(一)



山西出版集團
三晉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資治通鑒》校補 / (北宋) 司馬光著: 宋謀瑒校補,
影印本. —太原: 三晉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0598-878-8

I. 資… II. ①司…②宋… III. 中國—古代史—編年體
IV. K2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08) 第052126號

《資治通鑒》校補

著 者: [北宋] 司馬光 校補者: 宋謀瑒

責任編輯: 落馥香

責任印制: 李佳音

出、版 者: 山西出版集團·三晉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21號

郵 編: 030012

電 話: 0351-4922268 (發行中心)

0351-4956036 (綜合辦)

E-mail: fxzx@sxskcb.com

web@sxskcb.com

gujshb@sxskcb.com

網 址: www.sxskcb.com

經 銷 者: 三晉出版社

承 印 者: 太原市紅旗印刷廠

開 本: 890 mm × 1240 mm 1/16

印 張: 104.625

字 數: 600 千字

印 數: 1-500 套

版 次: 2008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80598-878-8

定 價: 400.00 元 (全四冊)

不見宋生久
較才最可思
漫天風雨霽
拭目看新詩

一九七六年夏寫作代柬

宋謀瑒先生

九日望姚奠中



北國相逢驚已別，湘音天遠改舊
部。胡天五月雪，風香久，陌上彈紅
寄意中。愧亦无才，回碧落，知君忍
死國滄桑。彈家界上，风光好，何日
相携返故乡？

一九八六年吟於濱國紅字柳詩全贈美
目成斯象辛巳年同家以之作示呈

建忠同志雅正

宋謀瑒
辛巳年四月

宋謀瑒先生手迹

郭老：

乡间邮递不便，上次走十里路进城给您写信，回家却收到科字院：贵办公室信件的退稿及便条。我本月八日的信恰巧是寄给科字院转的，现在该收到了吧。

您的回信也和周建人同志一样，以年老体力衰退为辞，恕难替我看稿。这本来是我写信时预料到的，然而看了后仍然不免有点失望，以及原想再写信茅盾同志请教的勇气却致不起来了。因为他也跟您和建老一辈相若啊！

可是，要认为象解晋近诗院供几个迥不同于旧说的新解，不取得几位前辈的首肯，非看也不说跟几位前辈，又怎能取信于人呢？为此，我的第二封信又附上了《无题（洞庭春晓）》一首的试注抄稿再烦请教。您没有时间看，是否可以交张艾芜研究所一位您认为可以代您看稿的同志信我答复呢？

如果有这样一位同志，我还准备再进行一次修改《晋近旧体诗札记》稿再寄给他。文字与历史部已不属。

上次信中说：许多琐碎的问题，现在，我

信和批注部退回信看信了。

宋

宋謀瑒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致郭沫若信

20×20=400

想向冯谈一个问题，如果历史研究的恢复了一部分史料工作的话，也许可以考慮。

从此
起是
谈
做？

我从六三年起，曾以标点本《通鑑》与四部丛刊本对校，后来又找到了影百衲本，再加上四部丛刊影宋通鑑纪事本末》，共以三本互校，校出相刊本脱误如几千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章钰的《相刻通鑑正文校勘记》所遗漏的。（这部书已从中华书局图书馆借得，现在还在我手边）章氏《校勘记》是设有旁记的，他自己在序言中说及本有批心，只是“头白汗青”，才“道也编手”；而标点本却由于出版仓卒，也没有弥补这一缺陷。他们删去了章校四督吹之处，这来是对的；但由于缺少旁记，全要脱断，章校四疏失处继续下来了，又增加了不少新的差错，有些校记是言犹与未言，以原书对校，~~面~~令人哭笑不得！当时少年轻气盛，就决定以五年时间，大体仿照一介先生《楚辞校补》的体例作《通鑑校补》。我用书不如冯氏，但十七史、《国语》、《国策》、《史记》、前八卷用章部分涉及四书些是章书，

20 × 20 = 400

月星与《通鑑》原文直接有淵源的，我卻盡量地弄弄刻了。也弄弄过严衍的《通鑑補正》。这个工作，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起来以后才大体完成。从现在定成的初稿看，校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条文都有一处以上的旁记，记明是某刊不误而胡刻于臆误的。其中以人名，地名：年月于文居多。作为资料，我认为我这个《校補》还是有点价值的。加之，费了12年的血，淑弟自珍，就一直持不得抛弃，至今八原册原封存在我的一个子女家里，总希望有数掉。此外，对校勘点弄的同时，（我用的是经过一次小校勘修改的第三版）还发校勘点弄有许了标点错误，曾随手札记，并写了一个《通鑑校点辨误》作为《校補》的副产品。这些标点错误有许是很典型的，一标点错，甚至弄到“杀错了人”，“我错了凶手”，“两人变了一人”，“人名变了地名”，笑话百出了。现在，这个《通鑑校点辨误》已经被弄丢了，不过，标点错误之姓我在B上订改了的，只要有时间，有产系B，重印一个并不難。只是不

可
考
一
圖

$$20 \times 20 = 400$$

請
在
稿
等
我
。

知道这些书而究竟还值不值得保存，还有用没
有？从最近《红旗》第二期一篇有关历史的大
批判文章看，资料工作还是受人重视的。由于文
化大革命而暂停三四年连续不断的乒乓球队以一
举又夺回四项冠军，也大大地鼓舞了球。特向
您——科学院的院长反映这个情况。如果您认
为这个《通鉴校补》还有用，请您回信。看
该把它寄给历史研究所还是别的机关，让它能
有行刊机会，弄得更完善一些。我曾见过一本
日本人著的《资治通鉴索引》，印得很精而似
乎没有大价值，我对《校补》就是目前这个样
子也可以与日本人的那种著作等一日之长了！

您让乒乓球队赠送日本友好协约书，在政协
上读到。最近，球队凯旋，世界各大洲乒乓
球队相继来我国访问，与我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
了，欣喜之余，曾次韵作七绝一首，顺便附
下稿白，以增一笑：

银球传递友谊日，取次以花烂漫开。
浩荡东风八万里，国门高敞远宾来。
敬礼，祝万寿。

宗博 1971.4.19 敬

20 × 20 = 400

郭沫若：

昨接欧陽君之来信，说《通鑑校補》已从邵陽第一紡机厂直接寄给您了。现在您已到了您的案头。不管有用无用，都请您收下。到了科学院，算是科到了它最恰当的归宿，不要有寄信弄丢，更得弄丢。在乡下随时有教失危险。

欧陽来信说，《通鑑考异校勘记》的抄稿也夹在《校補》中寄上了，那是最初的抄稿，字太细，又零乱，您不看也罢，也不必寄回来了。因为我手中还有一个稍经整理的二稿。

九日的十一号，曾连续寄上两封信，并附上晋书旧体诗试注若干首，《通鑑考异新编》（送录）三十二号。现在，附上《亥年弹铗倡作》的试注。这首诗，我是经过反复思考才这样解释的，现在也不敢自信我能解释得正确。而且，全诗的解，都是建筑在一个“小心”的“假设”上面的。这就是我假定作诗的时间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而这时候晋书还没有刊印，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确信。红军到达陕北，晋书曾和茅盾同志合编过一个罗电，这

寄来的大书都收到，我送错国史馆文化组吴松如先生

了，因即告版归他处。我相信他全重视的请留心。

下也是误
郭沫若集

宋謀瑒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致郭沫若信

个电报拍于何时，茅盾同志该记得，但我不知
道目前茅盾在哪里，无从问起。手边上我倒是
想“大胆地及记”的。我很想有机会浏览一下
一九三五年整个秋冬的上海大小报纸，报纸会
证明我对“杀听荒鸡”句的解释路不路~~错~~。

关于晋边旧体诗，我还有几首的解释是迥
不同于旧述的。如果您不嫌麻烦，下次准备寄
寄上，请您回信或在并此信上批注，看是否可
以？

今年足魯迅九十延辰，能夠出版一部比錢
城子確的《魯迅回憶錄集》的諒釋，該是很有一
音義的紀念。此外，如有可能，重新編注《魯
迅合集》，似乎也很有必要。关于這，并曾有几
番不成熟的設想，現在概略地寫在下面，向您
請教。如果您认为可采，也不必回信，象上次
那样加注就很好。

一、关于编：“书信”应该全收，而且要打破以收信人为单元、以第一信的写信日期为单元排列次序的旧体例，一律按年编年。这样便于使用，可与“日记”并看。“日记”也应

你试试看。

是亦予所編注。殆其所遺。乃收束以

衡阳印刷厂出品

年

山陰通志

部分，写得太多，而且错误也最多，得花费精力。此外，象《吕祖姜太公》那样的文章，是应该附上原稿片作对照才对的，否则要边读边摸不着头脑。您说呢？

想向您请教的问题还很多，但您已经很累了，暂不写了。并等候着您对《通鑑接補》的审阅意见，盼望着您的回音。此致

敬礼 祝

健康长寿

宋德瑞上 1971.5.22 拜

出版說明

這部《資治通鑒校補》，是宋謀瑒先生的遺著。宋謀瑒（一九二八—二〇〇〇），湖南雙峰縣人。一九四六年入民國大學（今湖南大學前身），解放戰爭時期入中南軍政大學。先後在山西大學、晉東南師專（今長治學院）任教，主要著述有《資治通鑒校補》、《魯迅舊體詩注》等。一九五六年六月，中華書局出版了《資治通鑒》標點本，這是新中國成立之後比較重要的古籍整理項目，但仍有不少疏漏與舛誤。于是，血氣方剛的宋謀瑒先生，從一九六三年起，憑一己之力，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校補工作。

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凌晨寫給郭沫若先生的信中，宋謀瑒先生對這項工作做了如下自述：「我從六三年起，曾以標點本《通鑒》與四部叢刊本對校，後來又找到了影百衲本，再加上四部叢刊影印《通鑒紀事本末》，共以三本互校，校出胡刊本脫誤好幾千條。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章鉅的《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所遺漏的……我決定以五年時間，大體仿聞一多先生《楚辭校補》的體例作《通鑒校補》。我用書不如聞氏多，但十七史、《國語》、《國策》、《漢紀》前八卷周秦部分涉及的某些先秦子書，凡是與《通鑒》原文直接有淵源的，我都盡量地參考到了，也參考過嚴衍的《通鑒補正》。這個工作，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起來以後才大體完成。從現在完成的初稿看，校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條文都有一條以上的旁證，證明是宋刊不誤而胡刻本脫誤的，其中以人名、地名、年月幹支屬多數。作為資料，我認為我這個《校補》還是有點價值的。」郭沫若先生收到信後，在信旁批復：「原信和批注都退回您，省得寫回信了。」并在原信「我認為我這個《校補》還是有點價值的。加之，費了幾年心血，敝帚自珍，我一直捨不得拋棄，至今八厚冊原稿，仍存在我的一個學生家裏，總算沒有毀掉」一段下面劃浪線，旁批：「可否寄來一閱？」在原信「如果您認為這個《通鑒校補》還有用，請您回信，看我該把它寄給歷史研究所還是別的機關，讓它能有修訂機會，弄得更完善一些」旁，

資治通鑒校補出版說明

二一

郭沫若先生批：「請直接寄給我。」

宋先生遵囑，于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托朋友將《資治通鑒校補》直接寄給郭老，并于五月二十二日午夜再給郭老寫一信：「昨接歐陽君光來信，說《通鑒校補》已從邵陽第一紡機廠直接寄給您了。現在想已到了您的案頭。不管有用無用，都請您留下。到了科學院，算是找到了它最好的歸宿，不要再寄給我，免得弄丟失。在鄉下隨時有散失危險。」郭老仍在原信旁批覆：「寄來的大作都收到，我送給國務院文化組吳德組長去了，因為出版歸他管。我相信他會重視的，請放心。」

可是，在一九七一年的政治環境下，此書的出版也無着落。此後的三十多年來，這部煌煌八巨冊的手稿，輾轉遷徙，命途多舛，周振甫先生和姚奠中先生之序言在輾轉中也不幸丟失。更為不幸的是，宋謀瑒先生未見他的大作問世，于二〇〇〇年因病去世。

隨着時間的推移，中華書局的標點本《資治通鑒》已一版再版，宋謀瑒先生所校補者，已多有改正。但考慮到宋氏校補本仍有較高學術價值，我們決定影印此書，讓這部久被塵封的著作嘉惠學林。

我們特別對古典文學大家、著名書法家姚奠中先生玉成此事心存感激。他與宋先生乃莫逆之交。宋先生去世之後，書稿由他保存。對書稿價值的認同、對宋謀瑒才華的愛惜、對朋友的情誼，致使此書稿的出版成為姚奠中先生晚年經常牽挂的一件大事。此書付梓之前，姚奠中先生欣喜之餘，不僅從文集中找來舊序，而且以九四高齡，將他于一九七二年寫給宋謀瑒先生的一首詩重新書寫：「不見宋生久，軼才最可思。漫天風雨霽，拭目看新詩。」

在《資治通鑒校補》終於問世之際，謹作以上說明。

三晉出版社

二〇〇八年四月

序

姚奠中

《資治通鑒校補》一書是宋謀瑒同志的一部力著。

我和宋謀瑒同志相識，大約是一九六三年的秋天，記得他那時是解決了「五七年問題」後，住在太原的一個招待所，等待新派工作。他來看我，我們便一見如故。從他的口裏，得知他在這待職期間，對中華新版《資治通鑒》作了校補，已取得不小成果；連改正標點，也已札記成冊。我雖還沒有看見他的成稿，但在此時此地對他所做的這一工作，卻不禁肅然起敬。後來他被派到山西大學中文系，接着被分到習作教研室。來山大，他是滿意的；搞習作，却不合他的胃口。由於謀瑒同志是個志氣恢宏，胸無城府，心直口快，少所回忌的人，他自以為并未傷害別人，但却不容於眾口，遂於一九六五年秋，在「校補」尚未完成的情況下，下放到晉東南地區教千校。次年便是「十年浩劫」，他被趕到湖南老家，受盡摧殘。可是他在「勞動改造」之余，居然完成了魯迅舊體詩的注釋十餘萬言，并和一些著名人物進行了書信商討。一九七二年全國各校重新招生，他不久回到了長治。但在學校仍不得上課，讓他看大門。他于是有暇展開了學術活動。他曾把幾首寫《紅樓夢》的詩寄給我，我回了一首小詩以代柬：「不見宋生久，軼才最可思。漫天風雨霽，拭目看新詩。」聽說他貼在傳達室的牆上。後來他到了太原，又在我家裏見了面，依然談笑風生。盡管周圍「左」的壓力還不小，而他却處之泰然，并幽默地自喻為「夷門監者」。使我欽佩的則是他的《魯迅舊體詩注》。我看了全稿，也看了茅盾、周振甫諸公對他的著作所作充分肯定信札，認為應該爭取盡早出版。他說湖南某出版社已接受，但過了很久，消息却變

了，得到的是種種托詞。爲了使他的稿子出版，我把它交給副省長王中青，請給予幫助，可是最後還是落了空。原因可想而知。我自己也有這種親身體驗，毫不奇怪。後來他調到晉東南師專，先後被評爲副教授、教授，還做了一段系主任。授課之余，除發表了不少文章外，又投入《紅樓夢》研究，成了《紅樓夢》專家。而《魯迅詩注》和《通鑒校補》，便再也沒有談起，可是我對這兩部稿子，却從來沒有忘記。

謀瑒同志是個樂天派，無論處在怎樣的逆境中，從來沒有悲觀。對所受不公平、不正的待遇，也覺得沒什麼好談，總是無所謂的樣子；而談起學問，却說不盡的見解，道不完的看法。他是個不知疲倦的人，除六朝以前外，接觸面相當寬。每抓住一個問題，就鑽了進去，抓緊不放，勇于爭論，不怕反對。我不贊成他對某些問題鑽牛角尖，動輒萬言的文章，但却爲他的鑽研精神所折服。而《通鑒校補》顯然不屬於那一類。在去年的一個會上，他告我準備把《通鑒校補》問世，囑我作一篇序。盡管我這些年兼職多、任務重，學殖荒落而年逾古稀，但這序却不能不作。因爲從他的「校補」工作開始之時，我就是最早關懷的人之一，它的命運，一直是我二十多年來不時縈回于腦際的一件事。前幾天，由一位同志送來部分手稿，我也才得抽暇閱讀，同時把它和中華新版《通鑒》作了一些對看。

中華新版《資治通鑒》標點本，是一九五六年六月出版的。參加標點的十二位同志，其中四人又組成校閱小組進行了校對。在標點方面，由于過去沒有基礎，所以他們付出的勞動，對讀者讀懂原書起了應有的作用，但這部六百萬字的巨著，疏漏舛誤之處，仍在所難免。于是便出現了謀瑒同志所說，標點一錯，甚至弄到「殺錯了人」、「找錯了凶手」、